



又见神农谷的绿

谭林芳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是“诗佛”王维的一句诗。意思是山间小路上原本没有下雨，可行走其中，那空明翠绿的山色却仿佛打湿了人的衣裳。

能够感受到“翠色欲滴”，大概是一种难得的心境吧。往事越千年，我们已经很难去揣摩诗人王维写下这句诗时，到底是“境由心生”还是“触景生情”，但对他这种“放空自我、返璞归真”的心境却依然羡慕。

去拥抱春日层层叠叠的绿色，无疑是自我解压的一剂“良药”。武陵源的神农谷，就是一个绿色的海洋。这里漫山遍野的绿，让人应接不暇，不知不觉沉醉其中。

在这片原始次森林里，乔木、藤萝、草本各有层次，各有专属于自己的绿。春雨唤醒了它们，开启新一季的绿意盎然。

如同作家艾青在《绿》中所写：“好像绿色的墨水瓶翻倒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

从空中俯瞰，整个山谷的新绿跃上枝头，如同新生的婴儿一般，娇嫩、澄澈。阳光洒在上面，会泛起星星点点的光波，雨水滑落叶片，似乎也被浸染，氤氲出轻轻浅浅的薄雾。

走进神农谷，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里，也仿佛行走在文人墨客笔下的“世外桃源”。

在林间小道上，你会发现，与大片大片的绿色相互映衬的，是一簇簇红艳艳的杜鹃花、野樱花、黄澄澄的迎春花，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或是淡紫色，或是粉白色的野花；以及道劲粗壮或黝黑、或深棕色的树干和枝丫；或翩翩飞舞的蝴蝶，以及在空中飞翔后，快速地从这棵枝丫落到那棵枝丫的鸟儿。萦绕在耳旁的，是轻柔的山风，是或急促或悠长的鸟鸣，是溪流的叮叮咚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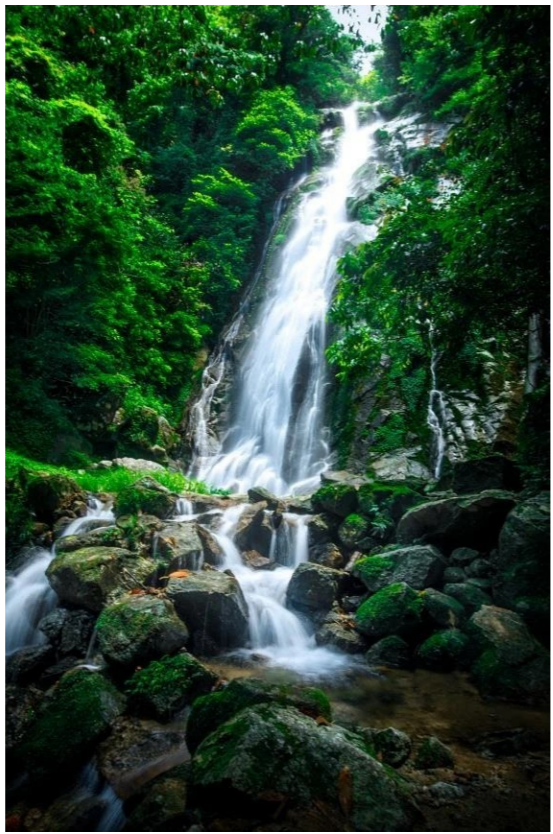
路，总在向着更深的山林延伸，沿途要么有名木古树，要么有奇花异草，要么有流水相伴，风景各有不同，让人忍不住往前、往前、再往前。

在有雾气弥漫的日子里，一切都若隐若现，人们交谈的声音都不觉降低了分贝，生怕惊扰了这一份宁静。在阳光洒进日子里，地面上，总有或大或小的光圈，让人忍不住如同儿时与小同伴嬉戏，去追赶那摇曳不定的光影。

徜徉这个巨大的绿色山谷里，说什么，做什么，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绿色带给你宁静，也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你只需闭上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浮躁的心绪就渐渐平静下来。

路旁新生的小草，会让你想起“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轻柔雅致；笔直向上的松林，书写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蓬勃激情。团团如盖的乔木，承载着光阴的重量，无声诉说着“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故事。

抬眼望去，清澈的溪涧中，有掉落的枯枝和新鲜的落叶，或漂浮荡漾，或随水流而下，望着它们，思绪也变得纯粹起来。溪流旁，总有鲜绿的青苔蔓延生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呈现出厚厚的一簇簇、一丛丛，岁月在这里似乎变得触手可及，那样柔和，那样静谧。

总会不期而遇那些笑着、闹着在山林中奔跑的孩童，他们如同林间翩跹起舞的蝴蝶、飞鸟，亦如新生的枝条、花叶，传递着生长的喜悦、生命的欢腾。也能遇到打卡拍照的人，披着丝巾摆造型的大妈们，笑意是最好的遮瑕；身着汉服年轻女子们，袅袅婷婷，衣袂飘飘，仿佛披着王维诗中“春之色”的诗意，穿越而来。

暮色渐起，山谷涌起的薄雾也渐渐厚重起来，将深浅不一的绿晕染成水墨长卷。散落其间的民居里，亮起了橘黄的、银白的灯光，柴火灶台前，红红的火苗映出了农人或游人的剪影，空气中弥漫开菜香的香味，是独属于这里的“春之味”，是不变的家乡味道。

当晨曦再次穿透云海，露珠在蛛网上串成水晶模样，鸟鸣啾啾，溪流潺潺不绝于耳，昨夜之梦被轻轻唤醒，满眼又是浓得化不开的绿，深呼吸一口，顿觉元气满满。

原来，如常，便是好时光。一如神农谷的绿，不管过去的一年经历了什么，当春风携带着春雨绵绵而至，崭新的绿便悄悄冒出头，生命的轮回又一次精彩上演。所以，别害怕，别回头，别止步不前，只管尽情地好好活，生命自会精彩连连。

生活家

干枝梅

胡笃多

文思枯竭时，笔端难享丝滑，随性暗生。得趣处便是侍弄席前隅角之花草。生性慵懒，崇尚简易，所养皆是些“懒人绿植”，如此便不会暴殄天物，亦无需小心翼翼。养，几近是跟着感觉走，亦无常识和章法。在买与弃之间热烈和惋惜，在荣与枯之中雀跃和喟叹。日子倏然而过，生活亦清淡无漪，便欲给家里增添些亮色，给自己多找些快乐的因子。多处搜寻比对，终而得之。

癸卯年入冬时，难抵广告诱惑，购置了20根干枝梅。那撩人的绚丽开出了思想之花，旋即便幻化成了行动。一改往日之粗糙，皆依“guide”行事。收到货，先洗净干枝，再置较粗一端（且视之为根吧）于水中进行醒根，要醒两到三个小时。尔后分放在两个花瓶里用水培，需隔三五换水以防烂根，也得每天勤喷水以保持水分。用水也有讲究，得用纯净水，自来水没有营养。摆之于花架前，以一背浓绿作陪，满心满眼皆是新来之欢。

如此这般地捣鼓了近月半，梅干枝依然纹丝未动，不见半点异象，却也并未干枯。向商家抱怨，老板仅一字作答：等。难推重复，耐心渐无。便弃之于边角，仅寥寥换水。冷冽深冬，花架上绿意不减，月季和金鱼吊兰也开得正旺。相较之下，便不再有所期待，甚而弃之于不顾。

冬去春来，风日缝缝，天开眼阔，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枝繁叶茂，次第花开。醉心于浪漫多情之季，感叹生命的蓬勃和伟大，享受大自然的给予和厚爱，尤觉丰盈与鲜活。家里的阳台上亦是春意荡漾，别有一番风景。兰花，一叶兰，白掌勺，仙人掌，天堂鸟和绿萝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颜色各异的多肉饱满欲滴，如翡翠若玛瑙；月季和金鱼吊兰依旧未减半点姿色，竞相开放。流连忘返间，无意惊见角落里的干枝梅有了新的动态，鼓出了好些个毛茸茸的花苞，且可窥见花色。忙将其归于原位，伏地察阅，一根一根，从上到下，一遍又一遍，直至双眼泛酸。立即奉上如初时之待遇，心不禁又是“花开千树”矣，期待值又拉满了。

不多日，干枝梅渐次开放了。此梅花非彼梅花，那么小，远看只有色不见形；那么弱，如临崖之石，我见犹怜，“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不敢大手大脚，亦不敢粗枝大叶，便改为浅水以培，待润再补，也不敢喷洒。亦或过于担心和小心，忘记了鼻子的功能，竟未能闻得半丝花香。小梅花花蕊清一色白，花瓣却颜色迥异。粉的清雅，红的秀丽，白的素净，黄的淡雅。不似月季花狂放，傲然。亦不像金鱼吊兰含蓄，独然。干枝梅花尤显雅致，安然。虽与广告里的浓郁和艳丽相差甚远，也不是众花齐

开，前前后后，稀稀落落，却也给我的阳台添色增姿了不少。然而好景并不长。干枝梅花花期短，长过昙花而已，两三天便萎焉了。有些梅花更是边开边掉，花瓣散落在花瓶里外，小有落英缤纷之感。而未开花的干枝也不甘落后，抽出了一簇簇的嫩叶，叶期也是转眼间。干枝梅花开叶过长，便生机渐失，成了真正的枯枝。到全部over，已是春末。它们好似仅为赴一场一面之约，开与败匆匆而又艰辛。

等了月半，弃了月半，花开了一季，梅干枝足足陪了我两个季节。它们也曾来过我的世界，虽并未耀眼亦未曾绚烂，却是跨越山海式地一场奔赴，岂不动容哉？枝不语，花有约，姗姗而来，匆匆而去，未曾辜负，亦没有潦草，足矣！而我，耐心不够，急于求成，养花识浅，终是干枝梅给我上了一课！生，何其有幸！然活，并非易事。历经千番，阅遍万般，步履匆匆马蹄疾，心事重重难两全。琐屑淡化了热烈，繁复磨蚀了枝骨。真真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漫漫亦慢慢吧，学会等待，也享受等待，静待花开！能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亦能熏香品茗绘闲时，奋笔写歌流年。纵或亦是行人，愿坐看云起时，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心向阳，自有春暖花开，亦能得偿所愿！与君共勉！

旧事

楚乡菜花黄

黄三平

早春的楚地，最惊艳的风景莫过于金黄的菜花了。楚地属丘陵地带，穿过田垄，峰回路转，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扑面而来，明媚的阳光下，处处金灿灿，明晃晃，铺天盖地，夺人眼目，层层叠叠如阶梯般次第铺展。

走进油菜花地，油菜花的馥郁香气扑鼻而来，一支支青葱般的枝儿托起金色花团，饱满旺盛，竞相开放。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飞来飞去，嗡嗡吟唱，尽情享受这如金似锦的繁花。朵朵小黄花密密挤挤，在微风中摇曳晃荡，仿佛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叽叽喳喳地说：“呀，你回来啦，好久不见啊。”

记得儿时，常和小伙伴们挎着竹篮，在和风扑面的春日，钻进菜花深处割猪草。一坨坨的菜整齐地铺排着，各样青菜仗着高高的油菜花的荫护，长得鲜嫩多汁。小姑娘们隔着油菜花，一边割草一边说笑，但闻人声不见人影。等到再从油菜地里钻出来时，每个人的篮子里都是满满的青菜。孩子们抖抖落在身上的娇黄花瓣，挎起篮子去池塘边洗草。

我把洗净的一篮青菜交给祖母。那时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她起身用围裙擦擦手，满意地接过篮子，笑眯眯地夸赞我是能干乖孩子。我想帮祖母再干点活儿，割草烧火淘米蒸菜都行，可她挥挥手说，不用了，你去玩吧。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找隔壁家的女孩玩去了。踢房子、吃石子、摆棋盘……女孩们有各式各样的玩法。我们把田螺壳洗干净，用针线缝成一串，做成螺壳串，然后在地上画出长方框，再在长方框里画出多个方格子，方格子相当于一间间房子，单脚跳着把螺壳串从一格踢到另一格，这就是踢房子的游戏。吃石子是把四五粒石子先撒撒地上，再捡起一粒，把这粒石子抛起的同时迅速抓起地上的单粒或多粒石子，起落顺畅的话就可不断晋级。吃石子考验人的眼力劲儿，对手的要求也高，既要灵巧又要有力。有一次我和三个小女孩一起玩吃石子，轮到吃我的时候，不知怎的，总是失手，别人都晋级到五和六了，我还在原地打转，心里急死了，莫名觉得自己好委屈，一下子就哭出来了……我们还会找一些细毛线，用双手挽出各种直线与斜线交错的几何造型，这就是摆棋盘了。每一个春天，我们都在家门口的油菜花前，尽情地忘我地嬉戏玩耍，慢慢地长大。

童年在无忧无虑的乡村游戏中逐渐隐去。上初中起，我就住校了，学校在十里开外，每周六下午步行回家，在家住一个晚上，星期天下午再返校，单程要走七十分钟。每次离家，祖母和母亲都会叮嘱我：“路上慢点，到了马路上小心汽车。”我答应着，

然后就出发了。我的心里充斥着对家的眷恋不舍，却很自然地知道克制情感，平静地踏上上学的路。我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翻过四五座山坡，走过三四道塘堤，路过八九户人家，穿过一大片田垄，再在国道上走几里路，跨过一条奔腾的江水，又穿过一片田垄，爬过一个山坡，就到了金盆岭——我的学校所在地。学校是一所县级初中，高中完全中学，全校学生近千人，校风淳朴，学风浓厚，只是那年头高考升学率并不高。我在这个校园度过波澜不惊的六年时光，梦想高考能考个好成绩，但最后考得并不怎么好，和许多同学一样黯然离校。

落榜回家的我一个人跑到楼上偷偷地哭。祖母不知何时也到了楼上，站在我身边说：“别哭，没事的。”祖母不善言辞，她没读过书，一生都是干农活、操持家务，不会讲大道理，只会用简单的语言安慰我。

后来我去复读了，再后来就去了离家千里的地方上大学。那些年祖母还在，她越来越老了，眼神变得昏花。我常常回去，帮祖母剪头发、剪指甲，陪她说说话。祖母在我北漂考研的前一年去世了，归葬的山坡前是一片梯田，每年春天都会盛开灿烂的菜花。

曲曲折折许多年，这些年来我在外面看过很多漂亮的花儿，观赏之余不禁想起，已有多年不见故乡田野里的油菜花了。

春去春来，时光流转，这个早春，终于在故乡见到油菜花了，乍一重见即被它非同凡响的美震撼了。但见田垄里，山坡上、老屋旁，油菜花开得无拘无束，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犹如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油画，这画儿夹杂着泥土的芬芳、燕子的呢喃、蜜蜂的絮语以及收获的希望……没有哪个杰出的画家能创作如此辉煌的画卷，只有劳作的农人和大自然的妙手才有这般如椽巨笔。那花海中满满蓄积、喷薄欲出的是生命的力量，在花间且行且止且醉，舒暢、欢欣和喜悦便在心里一点点地滋长。

回望老屋，却见门前也盛开着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可是祖母已经不在，屋前也不再再有孩子嬉耍了。祖母走的时候八十一岁，一晃眼又过了十年，想起她慈祥的笑容，心头依然漾起一泓暖意。

烂漫的油菜花啊，开了一茬又一茬。远去的童年，消逝的青春，故去的祖母，还有年少时的热爱，在油菜花的氤氲香气和溢彩流光中一一浮现，那些忧伤或快乐的往事，汇成幸福的溪流在心中轻轻淌过。

现代诗

醒来(外二首)

水柔

那么多的花
争先恐后站上高枝
用积攒了一年的火焰
喊醒一座山

只有一朵
羞湿地躲在低声部
她的小乳房
昨天才刚刚拱出
毛茸茸的小嘴

一只乌鸦
不知它从哪里
飞过来的

往书院洗心池
中间的大石头上
一站
满池的水清澈许多

春水荡啊漾啊
池畔的樱花
忍不住笑出了声

绿江河畔

陪着几朵白云
在河边散步
一幅水墨画的大写意
在眼前徐徐展开

状元芳洲

仿若一艘航空母舰
现代化的体育馆
和古朴的滨江桥
不经意间做了她的护卫

钓鱼人一杆子甩起来
几串被河水洗得透亮的鸟鸣
就到了河对岸
与西山顶上李岐庙里
飞出的钟声 撞个满怀

株洲味

白菜

崔旭艳

春菜如草长。有人从乡下来，给我带来许多春天的白菜，其中有开花的菜薹，鹅黄碧绿的芽白，众多矮壮的上海青；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又顺势将它们搬到阳台上。

这些白菜我都见过，看过它们田野的清香，幼时的稚趣；也听过它们风中的吟唱，而中的身姿；现在它们离开了生长的土地，不卑不亢静静地躺在阳台上，不孤傲，也不矜持，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多年前跟着外婆种菜，看着她用锄头松土、除草、挖坑、施底肥、撒菜籽，太阳晒着泥土，也晒着她弯腰劳作的汗珠；菜苗出土后，外婆又将它们分开移栽，让它们在土地里四处扎根，独自沐浴阳光或面对风雨，开枝散叶。

春和景明是白菜们最风情万种的时节。白菜花开，明艳金黄，蜂飞蝶舞，阳光和煦。外婆用竹编的菜篮一筐一筐地从园里摘回白菜，清洗、晾晒、放盐抓揉、装坛密封、存储收藏；留待春夏之交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食用；或者还会从坛子里将它们掏出来晒得更干，等到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时候，用这些菜来“救急”。

白菜经过晒干后会变成干腌菜；家里常做米汤腌菜，水煮腌菜，清炒或蒸腌菜，腌菜红薯粉。从幼时桌子上的煤油灯到白炽灯；饭桌上的地钵里常常浮着时光淬炼的陈香色彩，几个人团团围坐桌旁，你来我往，不谦让不嫌弃，不挑食不争吵，好好地吃菜、喝汤。

我至今难忘冲菜和捞白菜。冲菜是白菜经过晾晒切碎装坛密封后的“成果”，掏出来炆锅翻炒，会炆出一种酸脆的香味，酸香满屋；捞白菜则自带一种温软朴实贤淑，如温柔的村姑一般，和着柴灶燃烧的炊烟和温暖，令我爱不释手。

大江南北的菜园里都有白菜。有一次看电视，见白雪皑皑之下，东北人全家一起出动，将大白菜一颗一颗整齐地码放在屋前的大水缸里，一层白菜一层盐，挤紧压实，盖好后压上石头，半个月时间，白菜冻成明铛翠碧琉璃般可爱，这是许多东北人冬天饭桌上的最爱——酸菜。

听说白菜和乾隆皇帝之间也有相识的缘分。有一次在店里吃饭，有人端来一盆豆腐年华整整齐齐的芽白菜心，菜心上浇了肉末蒜茸鸡汤芝麻酱，细嫩清脆，回味无穷；同桌的人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我，介绍这道菜名叫“乾隆白菜”。